

第一章

绪论

策应国家需求，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是当前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外语的地位规划、语种规划、功能规划和习得规划工作举足轻重。过去的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外语规划对于国家非传统领域安全的重要性，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具有较高外语水平人才的缺乏将给部分行业领域造成很大的损失，但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而言还比较零散，实证研究严重缺乏。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与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构建进行专门研究，为国家发展服务。

本章首先界定“一带一路”和“外语规划”，简要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然后交待研究背景，分析现有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不足，特别是语言规划研究方面的特点和不足，最后指出研究目的和全书的框架结构。

1.1 相关概念

1.1.1 “一带一路”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号召，随后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又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互联互通,以此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新格局。2014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八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规划,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专门设立丝路基金。2015年3月,我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内容包括“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1.2 外语规划

外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在国家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鲁子问是国内最早对外语规划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外语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有目的、有组织地对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公共政策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生活中在外语方面出现的问题,从而使外语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鲁子问,2005:499)。赵蓉晖(2014)将外语规划定义为政府或社会组织机构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调整的社会工作。

这里的“政府”特指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这里的“社会团体”可理解为介于此类政府机关和个体之间的人们工作、学习和社交的场所所隶属的单位或组织机构,如企业、学校、街道、社区等。

但是,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以外的其他任何有外语生活且对自身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各级政府机关,他们和企业、学校、街道、社区一样,在进行内部外语规划时接受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的规定和指导。

根据微观语言规划观,外语规划还应当包含个体对自己和所在家庭的外语生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行为。

在对外语规划进行分类时，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分类标准作为依据。

就语言规划而言，Kloss (1969) 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关注语言本身，主要包括：(1) 文字化，从口头语转变为书面语；(2) 标准化，规范语言；(3) 现代化，使语言与时代发展同步。地位规划则超越了语言本身，关注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语言的选择和传播活动等。本体规划常由地位规划引出。

戴庆厦、陈章太在语言规划的分类上也遵循 Kloss 的分类方法，并给出了更为详尽的定义：“语言地位规划指配合政府制定语言政策，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官方语言，创造、改革文字，协调语言关系，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语言本体规划则指全民共同语与民族标准语的推广与规范、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推行、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新词语的整理与规范”（见郭龙生，2007：70）。

胡壮麟（1998）将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材料规划和元规划三类。其中：地位规划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对不同交际场所不同语言具有的地位进行规划；材料规划是指对交际语言中所使用的词汇、语法、内容等材料进行改造与加工；元规划是研究语言规划的目的、原则、方法和策略。

郭龙生（2007）在对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分类时，除了列出语言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之外，还列出了语言传播规划，目的是为了将我国国家通用语的影响力扩大到国际范畴。李宇明（2008）提出了基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的语言功能规划。

赵蓉晖（2014）认为中国的外语规划应涵盖地位、习得、翻译及功能规划四个方面。康建刚（2010）对中国的外语规划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在外语教育规划和语种规划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外语身份认同规划、外语人口规划、外语资源规划以及外语能力规划。

综合前人提出的语言规划分类方法，同时参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界对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和语言管理的讨论，我们将外语规划分为外语地位规划、外语语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和外语习得规划四类。

1.1.3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

“一带一路” 沿线语言资源丰富，国内学者对沿线官方语言的统计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据李宇明（2015）统计，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近 50 种，民族和部族语言更是不下 200 种。

1.2 研究背景

1.2.1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关系，共建全方位、多层次和复合型的结构体系，努力实现沿线各个国家之间多元化、自主化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五大方面，分别是政策互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政策互通指在国家具体方针政策方面，沿线国家共同商讨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贸易畅通指各国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设施联通强调道路畅通，逐步建立亚洲和欧洲的运输通道，共建连接亚、欧、非的交通运输网。资金融通则是要加强货币流通，增加流通量，逐步推动本币兑换和结算，提高国家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和国家在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竞争力。民心相通则是指沿线国家人民加强交流，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使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民更加了解彼此，增进友谊。

1.2.2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领域和行业

《愿景与行动》提出在六个领域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具体包括海上丝路、地面丝路、空中丝路、电力和能源丝路以及信息丝路。

海上丝路主要指港口建设。中国港口企业如中国海运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水路联运和国际间合作。此外，招商局集团作为全球最大港口运营商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积极进行投资建设。海上丝路的建设不仅让中国港口走出去，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寻求发展，而且也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拥有了更多的可发展机遇。

地面丝路主要指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桥梁等。其中多数都由中交集团和中国中铁承建。著名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不仅包括公路、铁路的铺设，还包括能源通道的建设。东非铁路、中码友谊大桥等“桥头堡”建设项目陆续展开。地面丝路的“硬联通”促进了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软联通”。

空中丝路主要指空中航线建设。中国航空建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展开，充分利用国内各个区域优势，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航空便利，在空中架起合作

的桥梁。

电力丝路即电力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部分。南方电网公司依靠地理位置优势积极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共建电网工程，如柬埔寨金边—巴威工程、老挝洪萨输电线路工程、中越联网工程等。中国国家电网也积极参与电力丝路的建设，努力扩展海外业务，包括巴西、澳大利亚、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建设多条电网和骨干能源网。

能源丝路指油气等能源的互联互通建设，主要包括能源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海上能源丝路还涉及到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以及进出口贸易。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和中国石油集团积极投身“一带一路”能源丝路的建设，在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和俄罗斯的亚马尔项目中为有效缓解国家电力紧缺、能源紧缺问题做出了贡献。

信息丝路指的是通信信息的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中国移动积极推进信息丝路的建设，在陆上丝路建设多条陆地光缆和跨境运输体系，在沿线国家建设“信息驿站”，在海上丝路参与海底光缆建设。

根据以上六个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行业首先是交通、航运、能源和通讯。事实上，其他行业如制造、贸易、金融、传媒、教育、服务等，无不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2.3 “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语教育的影响

我国在外语规划和外语教育方面政策的制定依然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较少结合区域发展的实际，忽略了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的差异，导致外语教育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能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区域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缺乏相对的自主权；中长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缺少全面的规划和权威的指导，具体体现在语种设置上，义务教育中多数是针对英语语种的规划，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中语种开设较单一且集中，整体上我国外语教育发展不协调（安丰存，赵磊，2017；李丽生，201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学界对我国外语教育的政策层面进行了反思。

高健（2014）认为“关键语言”人才培养是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仅要增设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非通用语种专业，还要在专业背景与“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领域相联系的大学生中选拔、培养高端应用型外语人才，并提出了从高中到大学的“关键语言”人才培养的“一条龙”设想。

沈骑（2015a）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应当注重两个转型：在语种结构上要向“多元化”转型，加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在人才质量上要向“专业

型”转型，加强培养“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领域以及行业研究专才。徐飞（2017）则提出对专业型人才的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应提上日程，并指出要完善非通用语种教育的整体规划，加快外语高等教育的学科转型。

张彪（2017）等其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一带一路”所覆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需求给外语教育的启示，从教学语种规划、学习者规划、语种地位规划、人才培养模式规划以及教学内容规划等多个方面，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语教育规划提出了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既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1.3 “一带一路”研究现状

本小节首先从能源、交通、公共行政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来讨论“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然后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语言规划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在第二章，我们将详细回顾“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规划研究的话题、方法与观点，指出其有待提升的空间。

从能源方面来看，国内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与中亚能源的合作与发展，以发展机遇与挑战为研究重点，提出建议和策略。苏华和王磊（2015）提出应构建我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多边合作新模式，创新能源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两大实施主体的作用。余晓钟等（2016）则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亚，张宁（2016）也提出可再生能源合作可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重要领域。余晓钟和辜穗（2016）从加强能源对话、扩大能源外交、加快建立和完善中亚能源合作信息平台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实现新疆与中亚能源合作。徐洪峰和李扬（2016）研究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布局中亚地区能源，实现构建中亚能源合作新制度。从能源进出口的角度，卫灵（2017）探讨了中哈两国能源。苏轶娜和李雪梅（2017）提出在不同油气合作核心区内推进“一带一路”油路建设的建议。李寒滢等（2016）也为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能源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建议。此外，朴光姬和李芳（2016）基于中蒙俄地区安全视角，从双边和多边层次分析了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机遇、现状与挑战。

“一带一路”背景下，要实现互联互通，交通运输行业起着基础和支撑作用。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海陆空运输体系和区域性交通运输的发展上。王姣娥等

(2015)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航空行业的国际运输格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运用枢纽度模型识别国际航空枢纽,为发展现代航空运输业、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建议以阿拉伯国家作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突破口。张滨等(2015)探讨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陆联运建设与发展。张国伍(2016)重点围绕多式联运体系进行研究,讨论解决多式联运领域的重点难题,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水平。

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来看,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族问题、边疆安全问题和宗教问题。柳建文(2016)认为民族地区需要将区域合作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重要职能,建立“一带一路”省区之间的协作机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合作。边疆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新疆和西南边疆,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西部边疆安全治理问题(丁忠毅,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李智环,2016)。卓新平(2015)主要关注宗教问题,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到沿线各国的宗教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古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宗教问题。

文化教育的相关研究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看。从国内的角度看,文化研究重点主要是区域性文化的传承建设与发展,如“一带一路”倡议下新疆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刘正江,2016)、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软实力(李智环,2016)、“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上游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及策略(孔雪燕,唐剑,2017)等。从国际的角度看,研究重点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郑士鹏(2015)认为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有着高度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赖林冬(2017)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与创新东盟孔子学院问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人才培养、中外教育合作和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三个方面,如“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朱琳,2017)、“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刘艳红,2016)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具有多样性,个体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魏晖,2015)。因此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以语言建设和发展为基础,合理进行语言规划,培养专业知识人才,提高国家的语言能力,促进“一带一路”发展。然而,通过梳理2014年以来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在关键前沿把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亟待拓展。

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研究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我国的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以确保国家安全。跨境语言研究与国

家安全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和地区如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共有约40余种跨境语言。黄行（2015）对这些国家与我国共有的跨境语言文字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活力低于境外相同民族语言，在跨境语言文字的书面语体系、语言传播和影响力方面也较弱势。沈骑（2016）从国内外语资源、沿线地区语言资源、国外沿线国家语言安全和边疆地区语言安全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对“一带一路”语言安全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包括加强“一带一路”中心地区语言安全规划研究、跨文化语言安全体系研究、着手边疆语言安全治理能力建设、建立语言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等。

（2）对外汉语传播与华语教育研究

服务于产业经济合作，服务于企业国际化（王建勤，2016），这已成为汉语国际传播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旨。目前，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规划和对外汉语教学层面。王建勤（2016）建议整合孔子学院的资源，在沿线国家开设更多的孔子学院，并且注重对沿线国家中外企业员工开展外语培训和汉语培训，从而提升企业的语言能力。张日培（2015）同样强调要调整孔子学院的发展重心，针对沿线国家的不同国情对孔子学院的分部进行不同的顶层设计；同时他也给出了相关研究的新课题，例如如何将“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和“新丝绸之路”所坚持的“平等互利”理念融合到汉语的国际教育中去。李宇明（2015）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语言规划应当由主要关注我国内地语言问题调整为关注全世界华人的语言问题，也就是以沿线国家为重点，在全球范围内做好汉语传播规划。张日培（2015）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强对外沿线国家华语地域变体和华语政策的国别研究。

（3）话语体系研究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理念是“平等互利共赢”，在语言理念上的表现就是推崇“平等互惠”（李宇明，2015）。李宇明（2015）、张日培（2015）、黄行（2015）等学者建议注重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得体的话语体系，要体现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平等互利共赢”的理念。其中，张日培（2015）强调要重视“一带一路”的话语分析和术语翻译，制定相关的术语表，确定沿线通用外语语种及非通用语种的规范译文。这些建议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4）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语种规划研究、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研究、外语课程设置改革研究以及区域性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等四个方面。

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非通用语种人才缺乏的困境，国内许多学者呼吁制定好外语教学语种规划。文秋芳（2014）建议成立“丝路”非通用语种强化训练基地、设立“丝路”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金。高健（2014）根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范围和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提出了基于24种关键语言的中长期外语教育规划，有选择地在中小学及高校增设关键语言专业或选修课，鼓励社会语言培训机构增设关键语言课程等。另一些语种规划的研究则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目前非通用语种专业的现状。陈丽（2015）指出日语、法语和德语专业普遍存在盲目扩招，毕业生质量不高，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英语水平较低等问题；提出应该增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种专业，开设地域优势专业，加大“俄语”人才的培养力度等。邢欣和梁云（2016）在对中亚国家语言需求的调研中，根据其语言政策、对中国的认知和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态势，建议培养以俄语为主的复合型专业人员和擅长跨文化交际的语言人才，并强调不要盲目、冲动地在内地高校开设针对中亚国家的非通用语种专业。

自2000年“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写入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界内学者就十分关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研究。如今，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复合型语言人才的研究成为当前语言规划的一大热点。赵明昊（2016）认为“一带一路”急需兼具研究、倡议和行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沈骑（2016）指出，除高水平翻译人才外，外语人才还要包括为“一带一路”服务的高水平的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外语专业人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不仅需要专业领域人才，更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多语种复合型人才”；外语院校的课程结构因此要向“非通用语+英语+专业技能”模式转变。魏晖（2015）提出系统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周期长，难以满足当下急需，相关企业应做好人才需求规划，开展校企合作，采取快速、强化培训和定向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培养企业急需的外语复合型人才。总之，外语教育规划要从“工具型”向“专业型”转变，需要更多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人才，需要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具有人文素养、学贯中外的国际化人才（沈骑，2015b）。

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就需要课程改革的配合。随着外语学科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外语教育需要加强国别和区域知识的教学，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在加强国别研究方面，莫兴伟（2015）指出加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别文化、华语政策、对待华语和华人华侨的政策态度等研究，这样才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教育规划。陈万明（2016）设想出了英语专业“3+1”的人才培养模式：“3”设置的是基础课程，包括语言文化类、信息技术类和职业方向类；“1”指的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专业又全面的实际操作。

目前区域性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主要聚焦于新疆、云南、河南、广西、甘肃等“一带一路”前沿地区。除加强国别研究、培养复合型人才、成立当地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智库、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等建议以外,学者们根据对不同地区外语教育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集中在语种规划层面。例如蔡志全、赵红霞(2016)发现新疆高校缺乏与当地有密切经贸文化往来的周边国家的实用非通用语种专业、外语专业研究生硕士点过少、研究方向单一等问题,因而建议制定、实施区域性、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重视新疆地区外语师资的引进和培养,扶持有发展潜力的非通用语种培训机构,扩大语种数量,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与新疆经济、文化往来密切的语言,如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等。李德鹏(2016)分析了云南省存在的翻译实力不足、非通用语种数量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缺陷,建议提高非通用语种数量和质量,强调同省外高校跨区域协同创新。许丹丹和杨秀波(2016)针对广西的外语教育现状,建议增加非通用语种专业的英语授课量,提升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同时进行校际合作,主张课程设置多元化,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教学,甚至单独设置课程。赵鹤和徐贺兵(2016)对甘肃省排名靠前的高校的课程设计进行分析,建议甘肃省在继续发展俄语和阿拉伯语的基础上,逐步开设土库曼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波斯语等专业,公共外语方面则适当增加中亚和西亚国家的关键语言来供非英语专业学生选择学习。马一榕和陈亚杰(2017)对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改进教学理念、重视口语学习等建议。

目前,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如微观研究少、实证探究少、个案分析少、与行业领域融合少等。

1.4 研究目的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的伟大事业,是国家发展的全方位推进。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作为保障,也意味着对外语人才和外语服务的需求将是多层次、全方位和多样化的。如何培养出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人才、满足多种多样的外语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本研究尝试走出当前“一带一路”外语规划研究中存在的微观研究少、实证探究少、个案分析少、与行业领域融合少等问题的困境,综合运用多种实证方法,调研和调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重点行业领域的语言应用情况、外语服务需求和

外语人才需求,考察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各个层面的外语规划实践,探讨“关键语言”能力与领域外语能力的整合,最终提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的初步构想和对策建议,以期“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外语规划的不断完善提供依据和参考。

1.5 章节概览

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重点介绍研究背景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语言规划研究的特点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外语规划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第三章说明本研究的总体思路和相关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行业。第五章汇报“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外语需求调查结果,从技术传播视角出发,在中观维度上讨论行业领域外语规划的要点。第六章汇报政府为“一带一路”建设所提供的外语服务的现状调查结果,在宏观维度上讨论外语服务视角中的“一带一路”外语规划。第七章汇报文化企业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外语服务现状调查结果,在中观维度上讨论外语服务视角中的“一带一路”外语规划。第八章汇报部分大学和高中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外语规划实践,在中观维度上讨论教育领域策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第九章汇报国家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教育、外贸、文化三个领域的外语规划实践探索,同时比较几个省在教育、外贸、文化三个领域的外语规划实践探索。第十章汇报“一带一路”背景下城镇家庭外语规划的调查结果,在微观维度上讨论家庭外语规划策应“一带一路”建设的特点与不足。第十一章结合前几章的研究结果,论述领域外语能力的界定和培养。第十二章全面总结本研究对策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地位规划、外语语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及外语习得规划的认识。第十三章阐述本研究的意义和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